

遺

愁

集

遺愁集卷十二

成都余 畜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李 寅露禎

程 烈彥明

趙維烈承哉

李雲濬既足

友人

程 燦然明

吳樾臣雲奕

訂正

錢賡梧離臣

朱 范西畏

○○○一集頑鈍

是非之情人所共有廉恥之念豈日無之惑於勢利爭爲語

錯○悉○其○良○心○老○其○面○皮○集○頑○鈍

晉桓玄反遷帝於潯陽卽帝位登御座而牀忽陷群下皆失色
殿仲文進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晉楊再思爲人狐媚人戲之曰楊公面若高麗再思欣然爲高
麗舞或譽張昌宗云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
郎耳

宋趙師韞語事韓侂胄一日遊南岡山庄顧左右曰竹籬茅舍
黃乃用舍聞氣象但少犬吠鷄鳴耳未幾犬吠聲薄視之乃師
韞也衆大笑

無鹽者齊之醜女髮黃肌黑目深鼻聳耳垂面凹聞西施患心

齊齊捧而舉人愈以爲美亦效之見者欲嘔年三十而無人妻
婚乃自詣於齊宣王門爲陳時政王大駭服拜爲后

袁昂始事齊明帝曰昂昂千里駒卿實有之今汝名昂卽字千
里特拜御史中丞後復事梁爲吏部尙書武帝戲曰昔齊用卿
爲黑頭御史今朕用卿爲白首尙書昂甚慚謝世號爲宗臣

宋山陰公主適何戢謂文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
何不均之甚帝晒之吏部褚彥回美鬚容一日值宿西閣主夜
就之不爲移志主曰公岳如戟何無丈夫意趣褚曰臣雖不敢
不敢首倡亂階

唐中宗宴羣臣視明欽新中六經科與宴自言能爲八風舞乃

地搖頭轉目帝大笑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人有一女兩家求之父曰東家富而醜西家美而貧欲東則
在欲西則右袒女乃兩袒父曰此是何意答曰願東家食而

西家宿

天下無兩全之事此女見識真堪絕倒直可補造化之所不
逮

唐李休甫有六女極珍愛廳事壁開一橫懸飾以異寶障以絳

練使諸女戲於窓下笏子弟人謁輒令自選覓取可意者事之

唐魏元忠爲相有疾僚屬往省郭以伯爲御史獨復因效越王

故事請觀使演卽染指嘗之以驗病之輕重賀曰古云甘者不

瘳今幸味苦保爲無恙元忠惡其諂媚尋得疾愈暴其語於朝問者鄙之

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於鄉郡守獨饒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守接禮甚厚延制競渡肇云剛道是詭偏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慚

宋丁謂貶崖州司戶意甚無聊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最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恐未必然朝廷宰相今且爲崖州司戶則似崖州爲大矣聞者絕倒

進士張光遠性喜勢燭每干索權豪無厭或遭門吏撻辱畧不悔交時人語云光遠頗厚遠過十重鐵甲

則天朝后有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祭文。以身代。張元一乃書代。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書代。此圖以進。后大笑。

唐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請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乃購沈密。潛往說。致歛升堂。而瀛已先在不覺。相視愕然。

生性諧媚者。雖強作硬漢。到底熱中。決忍不住的。可發大處。宋崇寧末。蔡京爲相。策進士蔡疑。以語附得首選。一日晉謁。乃說京爲叔。京命二子攸修。出見疑。不敢以兄弟相稱。亟云向者。天誤細思。宗譜公實叔祖。二尊係諸父行也。京與二子不覺失。

笑

程松諂事韓侂胄，獻一妾於平原，名爲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蒙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庶幾得蒙記憶耳。

唐宦者魚朝恩用事，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欣然受之。曰：當與朝恩作首領，常項戴太監。

宋世宗至，度黃妃，慕劉德願曰：卿等爰妃若悲，當加厚賞德。德意亦流涕，泗交流，羊志亦鳴咽，甚傷他日。或問羊曰：公輩那得有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爰凶妾耳。

元危素死，難不果。徐達載以歸，太祖雅重其名，乃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聞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

此與前詩書不同

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汗流明日謫居和州
竟以憂死識者鄙之

王莽因臘日上椒酒陰置毒酒中帝飲之得疾莽乃作策請命
於秦時願以身代藏之金匱已而上崩謝鸞奏言孟通浚非得
白石有丹文曰告安漢公爲皇帝因請踐祚莽僞爲謙讓謂之
攝皇帝後漢兵謂莽鳩殺平帝乃發策金匱泣示群臣及被迫
爲不食身隨斗柄高坐曰天生德於予漢軍其如予何卒爲眾
所殺

嘗讀詩而見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
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不禁竊然曰嗟乎以此言之則養

棺尚不能以定論乎孰知天公至巧不肯使人半路埋沒
好友必有個結局的好

唐天后多引學士章元萬頃等使撰列女傳密令參決表奏以
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

醴泉人侯思正求爲御史天后曰卿不識字對曰解豸何嘗識
字但取其能觸邪耳后笑而從之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太后遂以唐爲周稱則天聖神
皇帝立武后七廟以遊藝爲大將軍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
特置四時仕宦

晉王受禪稱帝求唐舊臣蘇循詣行在循至魏州卽拜謂之拜

殿見王呼萬歲獻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馮道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自唐莊宗至周世宗歷仕五朝不離
符置三公之位每更易一朝輒首爲勸進以獲寵嘗著長樂老
翁自述一生榮遇之狀時人難以德量推之然終爲世所鄙
越叙得榮權却是自畫供招反不如不叙的藏拙乃名臣傳
中首爲記載令人有穢史之歎

丁謂與寇準同相謂因寇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
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拭之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爲
官長拂鬚耶謂大愧恨

宋鄧綰附會新法王安石喜之拜爲侍御史都人笑寫綰曰笑

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宋吏部尙書許及之久不遷見韓侂胄不覺屈膝及生辰爭先慶祝及之後至門已閉而闢未下遂俯僂而入時人謂之由竇尙書屈膝執政

南燕汝水冬月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道帶京城近日色也陽氣照臨是以不冰燕王大悅

請佞之談可與殷仲文相伯仲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金爲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受刃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汗後有責之者曰爾獨不爲姊所爲乎

夫女慄然應曰難難難

昔有姑嫂二人路經高郵州蚊蟲極多因無帷帳瘦不能忍
遂往鄰舟客帳借宿竟爾失節其姑端坐達旦爲蚊嚙死皮
骨都盡骨爲之出地方以聞勅旌爲露筋娘娘建廟設祭迄
今爲神設有人責其嫂必應爲難卽使詢其姑亦必應爲難
余因借此以與陳氏二女叅看

宋神宗頻幸蔡京第有謝表云主嶺上壽請酌而肯從樺子牽
衣挽留而不卻時傳以爲笑談

明正統間太監王振擅權戶部侍郎王祐拜爲義子出入其門
祐貌美而無鬚善伺振顏色振甚眷焉一日朔日王侍郎爾何

無髮禿對曰老翁無髮兒子豈敢有髮振爲微笑心甚鄙之
宋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接憐而言曰吾
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拾芥耳執銳如意指揮三軍自方諸
葛武侯宋節擊之三戰三敗退次魏城浩不敢出

王昭遠敗蜀主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前蜀王衍之臣也降表亦
出昊手蜀人乃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李昊叛命郭弘伯討之誓云吾必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
其髓武后聞之大悅特授御史時因號爲四其御史

漢王莽託外國重駢來朝獻白雉太師孔光等遂稱莽功德比
周公致成周白雉之瑞宜號爲安漢公加宰衡莽謬爲謙讓太

保洋復奏言天下器公辭讓莫不何化獨男子路廷等言
作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

嘉靖時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詣郭勛以進特賜名紫府宣忠
高士復獻萬金以助工雷壇上悅後屢試其術悉不驗遂疎之
萬曆五年丁丑閣臣張居正居父喪奉旨奪情觀事編修吳中
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王事沈思孝交章劾其貪位忘親居
正大怒欲加重罪禮部尚書馮自強爲解居正以一手撻鬚跪
曰公饒我掌院王錫爵亦造柩次求寬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
爵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豈容坐視語未畢居正不覺屈
膝於地舉手引錫作鴉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明日四人同時受杖尋遣戍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視四人杖○優○漢○畢而上疏越二日亦有旨廷杖謫貴州都御史陳瓚在告貽書馮自強曰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遣我各自強嘆曰此老病必不起心先死矣

李自成入承天門顧盼自得躍馬擗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字必一統及射之卻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將牛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大笑

承樂既立覽章奏多干犯者輒令焚之以滅其跡已而問解縉等曰爾輩宜皆有之衆猶未對修撰李貫進曰惟臣實無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

世惡誘之壞法道之亂政者耳貫大慚

成化中萬安以萬貴如得寵冒認同族結爲兄弟進僧繼曉以
固寵深結李孜省以對援孝宗東宮時檢知其惡及憲宗崩梓
道交章論之上令懷恩以疏至問示安毋展一卷安跪泣乞哀
全無去志恩乃令摘其所佩牙牌推其背曰請出矣安始惶悚
歸第安久在內閣人或諷之卽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
猶看三台星真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薛宗鎰孫應奎合疏論吏部尚書汪鋳姦
貪誤國鋳上章自理全無去意上雖慰留而心頗鄙之召費宏
時論曰彼爲九卿之長彼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

如國體何卿輩宜使聞之二人遂以諷鉞鉞不得已始引疾
歸

遺愁集卷十二

○○○一集窘急

欲人不知除非真做。我待請他他先議破。抵捍不來遮藏不
過漏洩機關心驚膽怖集窘急

唐孟浩然與王維友善一日隨入內署俄而玄宗駕幸維第浩
然不得已急匿牀下帝覺之間爲誰維以實告上曰朕久聞其
名未識其面詔使出見令誦生平得意詩浩然誦至不才明王
棄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怨望乃
爾曷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耶乃放歸不用

宋趙普獨相十年太祖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及送海物

命卽啟之開函皆瓜子金也普惶恐叩謝曰臣實不知上日第
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流汗沾背

唐德宗徵行西明寺宋濟葛中方坐抄書上曰茶借一杯濟曰
鼎水方煎請君自取上問姓名濟曰姓宋行第五須臾聞呼官
家濟惶恐無所容上曰宋五亦頗坦率後吏部放榜聞無濟名
上笑曰宋五又坦率也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

○千○房○與○之○曰○亦○醉○歎○三○星○去

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樊榭搖之不醒紫微大
嘗揚大年錢希白戲作詩令以誦之曰世上何人號設閉司

監拂衣入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凶紫微失卻張君房

唐則天朝武后常賜張昌宗集翠裘令與狄仁傑奕棋賭審狄因指所衣紫駝袍曰臣以此敵后曰似爲不等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狄竟剝裘謝恩而出

明憲宗宴駕內監於宮中檢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萬安進大盞懷恩補至闕下當衆示安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

劉秀攻王郎至蘄會王子接起兵應郎城中擾亂秀急趕出至蕪荑亭飯甚馮異進葶粥又聞郎兵後追從者皆恐蕪荑河候吏還自河水漸流無船可渡秀使王霸再視霸恐衆驚詭曰

水堅可渡遂驅而前水果合渡畢而冰卽解及至南宮復遇大風雨貨粧盡溼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連夜馳赴信都

漢元嘉元年群臣朝賀梁冀帶劍入省尙書張陵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劍冀致謝陵不應卒解之卽劾奏冀宜下廷尉治罪河南尹梁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實所以自壽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敘今中丞憲正所以報私恩也不疑大慚王敦作亂王導師宗族請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與言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切及出導又呼之顛亦不顧但謂左右曰明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最懇至導不知深恨之及後呂錡說敦除顛等敦問導導不答遂收顛殺之迨導檢中書故事見救已之表乃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矣

隋楊廣淫暴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遇而通之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曰畜生無禮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欲復太子勇廣遂欲父自立勇亦被殺因以同心結賜陳夫人遂召幸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字文士及從旁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初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謝慚懼無所容

唐宣宗詔刺史外徒必至京師面察能否令狐絢徒其故人爲
鄰州牧便道之官上見謝表謂絢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故欲
見之以訪問其設法今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時天方寒甚絢汗透重裘顛不能答出曰吾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沾衣也

中和元年宦官田令孜召朝貴飲張濬恥於衆前拜之乃先退
謝及客畢集令孜大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今日於臨
處謝酒則又不可濬羞愧無地

宋神宗嘗謂輔臣有無人才之嘆清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
耶○宗○孟○乃○不○取○光○耶○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也宗孟戰慄無所容
宋中書侍郎林摠唱貢士名不識甄益字微宗笑曰卿誤耶摠
慚急無語面爲發赤明日日出知滁州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高宗倉皇無措乘騎馳至瓜州得小
舟渡江時汪彥伯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呼曰
金兵掩至聖駕行矣二人相顧失色乃戎服策馬南馳

明武宗時流賊趙風子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棄家逃出僅以
身免賊焚其屋舍發其墓塚復取芳衣冠被之庭樹溼數其罪
惡引劍斫之曰吾今日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初
欲屠城因尙書馬文昇家在園中竟引衆去

觀此則知惡人何嘗便宜善人幾曾喫虧可見賊也原知好
反若人不分善惡未免賊亦不如

遺愁集卷十二

○○○一集情癡

情○可○以○生○亦○可○以○死○既○不○可○有○又○不○可○無○果○若○有○情○癡○者○爲○
多○何○害○書○者○何○妨○籠○鷺○集○情○癡

唐進士崔豸辭曲江宴乃以雕輦載歌妓遊觀爲國司所發崔
沆王尉錄事判云深慚席帽密映璫車紫陌尋春旣隔同年之
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歐陽詹得太原妓遺詩曰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識舊時雲鬢樣開奴牀上篋金箱

漢張敞爲京兆尹常爲妻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看嬖有司以

閱上問之對曰。剛房之內。夫嬾之私情之所鍾。殆有甚於書符者。上笑之。

唐玄宗宴諸王子于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皇情不悅。楊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喜。方知迴雪流風。可以旋天轉地。一日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書。史上笑曰。是成帝獲飛燕記。因其身輕。若不勝風。恐其飄去。爲造水晶宮。令宮人掌之。而舞。復笑曰。爾則任吹多少。蓋謂妃微有肌也。妃曰。霓裳羽衣一曲。似可掩映前古。上曰。朕纔戲卿。便欲嘆乎。

蜀後主自製小巾。宮女多衣道服。簪白蓮冠。每侍宴。酣醉則免。

冠髻警別爲一家之美。因施脂粉夾蓮額號曰醉粧。國人歌曰：這邊走那邊走，只得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樽酒。又與雙俠韓昭、顧珣、潘迎等爲狎客，競交手搖頭令。唐師入境，過其報而遊，迨師至利州，方知將士忿曰：且打叔手，搖頭客。周宣帝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間遊。

郭璞有異術，偶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酷愛其婢，無由而得。乃取赤豆三升，咒之繞散，其宅主人晨起，忽見赤人數千圍其家，甚惡之。請璞爲卜，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此妖自絕，胡從之。璞私令人在彼候買，遂復爲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轉，自投於井。

顧憺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刺針釘其心
女遂心痛憺之致其情從之遂密啟其針而愈

大學生任昉字少明眷一妓日夜不暫離妓以老嫗間隔謂昉
曰吾二人情重莫若尋利刀共死一處昉佯諾之乃覓木刀裹
以銀紙數重置於枕下擇日就死妓深信焉臨期昉遂遷延時
日伎稍疑揭紙觀之一木刀也即大慟絕昉昉因作雨中花詞
以曉之意始解情好愈密

晉桓玄詣殷荆州殷正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與通後相遇言
及此事殷曰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玄笑首肯

孫子荆除煩服作詩以示至武子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交

登○退○忽○已○一○週○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詞○感○動○中○心○若○抽○王○日○
我○未○知○其○情○生○于○文○文○生○于○情○閱○之○但○覺○令○人○悽○然○增○伉○儷○之○
重○

晉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嬾人遇者莫不
連手共縈之或擲以菓常滿車而返左太冲張孟陽絕醜亦復
效岳遨遊於是群女齊亂唾冲委頓急歸小兒見張譁然共笑
至以瓦石投之亦至盈車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山曰孩抱中物何至
於此戎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服其
言更爲之慟

王凝之娶謝夫人既婚甚薄疑之既歸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
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亦頗不惡汝何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
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字過末字不意天壤間乃
復有王郎

桓子野伊每聽清歌輒喚奈何謝太傅聞之歎日子野可謂一
往有深情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
發姑欲將去咸聞之乃借客驟着重服白追之累驅而返曰人
種不可失卽孕之母

王瞻年少有令名神明可人謂青長影亦好嘗出行從棺

下○度○輒○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袁○粲○字○奉○倩○嘗○謂○婦○人○才○智○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聞○曹○洪○女○美○特○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頗○冬○月○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及○亾○嘆○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少○時○亦○卒○裴○令○聞○之○曰○此○乃○典○到○之○事○非○盛○德○之○言○予○與○後○人○莫○昧○此○語○

宋○陶○穀○學○士○使○江○南○與○妓○秦○若○蘭○交○好○贈○以○詞○云○琵琶○撥○盡○相○

思○調○知○音○少○待○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東方朔十洲記謂以鳳
喙鱗角作膠能續斷絃

唐○楊○妃○死○於○馬○鬼○驛○以○紫○綉○裝○尸○瘞○於○山○側○後○玄○宗○幸○蜀○過○其○所○念○之○使○中○使○具○棺○木○更○墓○則○見○故○香○囊○猶○在○懷○中○使○以○聞○上○爲○之○流○涕○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畋知如意密令覘
之因見其貌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衛洗馬玠初度江形神憔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
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人是蠢然無知者方有福分且極受用一若有情便生出許
多感慨予每嘆曰既是吾生薄命何爲生我多情

趙松雪學士戲作小詞贈管夫人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
將一塊泥捏一箇條塑一箇我忽然間歡喜呵將他來一齊都
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重塑一箇你再捏一箇我那
其間那其間我的身子裏存了休休的身子裏有了我

桓溫尚晉公主溫西征李勢破之取其妹爲妾因懼王置之外
宅王竊知之自率宮婢而往女方梳洗未竟散髮而前云國賊
家○不○勝○含○羞○以○至○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王○擗
刀○於○地○前○抱○其○頸○曰○吾○見○猶○憐○何○况○老○奴○遂○載○與○俱○歸

鄭清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幾百年後化
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寶○獲○我○心○矣

石崇富甲天下見綠珠之美卽以明珠十斛買之後以佐客趙
王倫見而悅之使人諷崇不之許倫怒乃謀殺崇欲圖珠
珠○聞○崇○變○卽○墮○樓○而○死

語云富者衆之怨也色者毒之媒也季倫旣以富封怨又復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
以色致姦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崇兼坐其病安得不取
且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尙樂昌公主陳政衰謂主曰國破伊必入
權門尙情緣未斷尙冀相見乃以祖傳鴛鴦鏡剖之各懷其半
約他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主果爲越公楊素所得德
言乃寄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
輝主得詩悲泣不已越公聞之愴然乃召徐還其妻
難得舍人有信又難得公主多情更難得越公慷慨好義分
而復合洵稱佳事

薛道衡元宮中第一等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鞋懷寶佩

○見○而○悅○之○因○樂○供○奉○楊○羔○潛○通○消○息○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
薛○崔○吟○日○今○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織○手○內○研○羅○裙
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因○各○賜○薰○肌○酒○一○杯○崔○後○調○補○荆○南○司
錄○參○軍○薛○因○理○箏○為○監○軍○所○取○赴○闕○明○皇○因○見○前○詩○特○賜○薛○為
崔○生○妻

王長史一日登茅山忽大慟哭日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遣愁集卷十二

○○一集巧遇

緣不可分合不可離前定在天人所不知無待強求無容預計邂逅相逢猝然而至集巧遇

王積薪夢龍吐棋經授之其義精妙遂爲國手一夜宿村店聞間壁棋聲鏗鏘及明往視僅見二翁對坐了無局在問之曰手談也

汝南桓景路遇費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作紫囊盛茱萸繫臂登山飲菊花酒竟日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至夕歸見家中鷄犬多暴死房曰代矣

張君壽浪遊江湖間八月十五夜皎月澄空水天一色忽見上流一舟如雀獨一老翁盪槳而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機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煙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舟與語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歌罷飄然而去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兼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下江樹天際識孤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生具說前事女曰往常曾夢為仙官所攝

漢司馬遷至臨川則富人盧主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律

卿素與臨卽令王吉善時王孫門下家僮八百人相謂曰聞令
有貴客曷爲具召之并招令長卿酒酣令曰聞公善琴請撫一
曲以爲娛因見文君從簾內窺遂以琴心挑之乃歌云鳳兮鳳
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趙無所歸何悟今夕登斯
堂有艷淑女在此方室邇人遇我獨傷何緣交頸爲鴛鴦長卿
從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慕心悅焉旣罷復令人重賂文君
侍者以達慙慙夜乃奔長卿共歸成都

唐時錢起夜宿驛舍聞窗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聲
鶯起怪而識之至天寶十載應舉座主李暉試士以湘靈鼓瑟
詩題起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

聽雅調。淒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夾暮。怨白芷動芳聲。流水傳
湘曲。悲風過洞庭。至落句意久不屬。因思及前聯。遂續足之主
師見其末句。風致不凡。謂無人間煙火氣。大加稱賞。竟中魁選。
晉王敬伯。會稽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休
暇。還鄉。遊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泣露之
詩。俄聞戶外有嗟嘆聲。急啟視。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謂敬伯曰。
女郎悅君琴韻。願共撫之。繼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妍。從
二少女。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復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
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
復請。心卜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悽以哀。

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其二日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
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銷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
氤氳對容委歌畢將去留劍臥具數物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
火籠玉琴軫至虎牢吳令劉惠明有愛女早世舟中亾卻臥具
於敬伯船內物色而獲敬伯具以實告劉猶未信驗視帳中果
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麗華與二婢俱善琴瑟相繼卒
寇萊公準少時過大梁宿心舍夢至一處翠峰流水有女童引
至磐石與兩人對坐共食葡萄女童曰人有分趨左右公執其
手卽覺自汴回梁再宿邸館有老姥曰孫女舊桃特令出拜公
悟售爲妾言多補益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赴王丞相，求其子爲婿。王令自往東廂，任意選擇。歸白曰：「諸郎並佳，但聞客來，覓督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而臥，了如不聞。」郗云：「正此好訪之。」乃逸少。字因以女嫁焉。

謝安偶出西郊遊，戲失車牛，便杖策徒步而歸。道逢劉尹，語之曰：「安石將無傷？」乃與同載而回。

晉王子猷出都，舟泊渚下。素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是日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曰：「是卽桓子野。」王急令人相語云：「聞君笛最高妙，可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然何知王名？卽便欣然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而去。王客不交一言。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蘇州金閶亭適吳中豪右燕集於此褚雖夙有重名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粒汁盡輒益終不得食褚公默然飲訖徐舉手向衆云還認得褚季野否於是四座驚駭狼狽而散

王子猷嘗過吳見一士夫家有好竹王已知其當往乃酒掃施設在廳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咏良久王已失望猶冀還當通問不意竟欲出門主大不堪便令左右閉戶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之始爲留坐盡歡而別

不知何

霍去病光之弟也父仲孺爲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侍兒衛少兒通霍去病光之弟也父仲孺爲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侍兒衛少兒通青之從姊青之嫡姊卽衛紫姬也武帝寵幸召入宮爲夫人後爲后事畢歸娶生

光絕不相聞問竟不知少兒已生去病後去病爲驃騎將軍與
衛青同官並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使迎仲孺與母相會跪而
告曰去病不蚤知爲大人遺體有缺奉侍罪莫大焉爲置買田
宅奴婢而歸

唐賈島於京師騎驃街行偶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始欲用推字又欲着敲字擬議未定遂於驛上作推敲之勢時
昌黎韓愈權知京兆尹島不覺出神直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
島具道所以愈曰敲字更佳卽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

昔一人以祖遺十八學士圖獻之豪士甚愛重之許以百金爲
止得十七人還之其人抱歸泣於途遇白玉塔叩

以故乃爲題筆於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踪
青想出忠良手黜卻當年許敬宗其人許去仍獲百金

宋趙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家於紹興山陰縣母
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恭愿史深器重
之以寧宗無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
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
有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值天雨過全保長家潛進全知其
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異而問之答曰此吾
外甥趙與莒與莒也日者相士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錄
彌遠之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史善風鑑大奇之留爲秉義

郎後竟以繼統。

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巫山。雲夢之臺。高唐之觀。怠而晝寢。見一美人。日聞王遊此。願薦枕席。因幸之。將去。日妾乃巫山之神女也。名曰宓妃。常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北。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天寒日暮。於松林酒肆。見一美人。澹粧綺服。時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遂邀至酒家共飲。忽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而前。旣醉就寢。但覺寒氣逼人。因起。視身在梅花樹下。翠羽嘈襟。月落參橫。美人童子。罔知所在。讀不能已。

唐馬周入蜀貧極無聊舍於新豐遊旅乃命置酒一斗八升修然獨酌衆始驚異將軍常何見之乃延之爲客後詔求直言因爲常具草陳奏便宜二十餘條悉明聽傳旨上問常武人何以能此常以家客馬周爲臣具稿對特拜監察御史

蕭史秦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之遂妻焉因教玉吹簫作鳳鳴卽有鳳至乃作鳳凰臺以居之一夕互爲吹簫雙鳳忽集遂乘之而去

南岳鄭先生隱衡山有神仙魏夫人乘雲而至從小姬三十輩年皆十六七謂曰君有僊分所以來尋後見青鳥一隻如鶴大鼓翼飛鳴乃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會期至

矣。遂跨之去。

洛中舉子與妓茂英善。時年甚少。後十載。英尚未嫁。復於江外
遇之。因贈詩云。憶昔當初遇酒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窓未肯
聞高語。對鏡曾窺學士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
彈絃酌酒談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
宴飲旣頻。復與一酒料。頗洽。一日告辭。帥厚贖之。復開筵送別。
因留絕句與料云。少插花枝少下簪。須防女伴妬風流。座中若
打占相。令除卻。尙書莫點頭。因談舞曲遺書。帥府帥取覽之。卽
令人送贈。

陽公。自好置義漿。施給行人三年。有一人。就飲日。何不種菜。

答云無種其人出子一升曰種此生美玉且得佳偶公種之於藍田數歲得璧玉百枚後聞北平徐氏有女甚美公使人求之徐氏曰須得白璧一雙爲聘當與成婚還報公乃以白璧五雙送之徐氏愕然大驚遂以女妻焉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去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喜慶大臣命嬪皆入朝賀后聞公無嬪命召其婢至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曰此何楊先生恐不能認矣明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限常例其眷遇之隆古今無比生男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南京太常復與榮封

遺愁集卷十三

成都余 畜生生

鑿定

松陵頌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陸 契聖求

周 珍美斯

吳 雋天蜚

錢敬中天倪

友人

沈時棟成廈

許堯勳文安

訂正

趙紹嘉舒文

吳世芳聖蘭

○○○一集風流

國色超羣天姿絕世風流所宗
藉藉所繫繡帳斜眠雕欄獨

倚對之魂銷遇之心醉集風流

唐天寶中李太白供奉翰林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香亭畔會花開明王乘焰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選梨園子弟得樂十六色伶官李龜年手捧箏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令作新詞上賦白立進清平詞三章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濃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上命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以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

上親調玉笛以和之。每曲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賜自快飲，醉撤殿前金蓮燭，遣內侍送歸私第。自是顧自特異。

首句便着二想字，妙不可言。蓋喻其難以形容也。而花與妃步步相關切，極揄揚中却微含譏刺。豈非天才，豈非仙品。

李白自進清平調，明皇與太真大加稱賞。因此出入宮闈，寵眷無比。一日命宣赴闕，適自醉倒樊樓，急搖之醒，乃朗吟曰：我醉欲眠君且去，使不得已。勸奏上，即勅內侍扶掖走馬上殿。

明皇臨沉香亭，召楊妃。妃被酒新起，命高力士從侍兒扶掖而進。輕盈丰韻，嫋娜不勝，翩躚飛舞，宛如玉樹臨風。上斜睨睨之，笑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耳。

明松陵葉氏仲韶有三女。幼名小鸞。才色雙絕。詩文並美。晨起未及梳粧。往候其母。母尙未起。揭帳問安。因見其貌美甚。乃笑語之曰。我見猶憐。未識畫眉。人道爾何如也。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曉起。臥於含章殿檐下。適有梅花一片。飄落。主額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後人爭效之。爲梅花粧。

楊貴妃與祿山嬉遊。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子胸乳間。妃慮上見痕。乃以金爲詞。子遮飾之。官中悞爲美觀。皆相效焉。

李翔爲尙書江准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方展卷披閱。因赴公宇視事。長女將及笄。見文。尋釋數四。擊節嘆賞。曰。此人將來必作狀元。李聞之。遂定爲婚。明年果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任期。因

賈德林詩云○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娥許狀頭○今日已成○
晉好蚤教鸞鳳下瓊樓○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抱置膝上○偶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
赤點更益其妍○諸婢見之○悉以丹脂點額○以要寵○

吳七郡王有二愛姬○一名梅嬌○一名杏倩○丰姿並俊○尤善詩詞○
王盛暑臥於涼亭○吟云○涼亭九曲闌干遠○四面柳荷香來好○身○
眠八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毒龍畏熱不敢行○海波煎碎○
蓬萊島○命二姬各續一句○以足其韻○梅云○公子猶嫌扇力微○杏○
云○遊人尙在紅塵道○王大賞之○續已○二人各於所長○梅作一詞○

誇已嘲杏云一種陽和玉英初綻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別
是一家春樓上笛聲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恣昨臨風對月曾
結歲寒盟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淡只宜遠望舉目
似燒林麗質芳姿雖好一時取媚東君爭如我青青結子金罍
內調羹杏答云景傍清明日和風緩數株濃淡胭脂春來蚤起
惟我獨芳菲幾番雨過似佳人細膩香肌堪賞處玉樓人醉斜
插滿頭歸笑梅花何太蚤消疎骨肉業密花稀不逢如景開後
甚孤酒恐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壓霜欺爭如我年年得意佔
新韶春時王詞之益加稱美為作杏詞以和解之

晉何平叔夢美妾字西至白頭明帝疑其傅粉正其數月與燕馬

餅既飲。噉汗大出。以朱衣自拭。轉覺顏色時然。光彩愈逸。
驃騎王武子衛玠之舅也。儻爽有風姿。人咸羨其美。見玠微嘆。
曰。珠玉在側。朗然照人。如明月入懷。視之自覺形穢。

長史王洽爲中書郎。往尙書許敬和所。爾時積雪未消。王從門
外下車。步入省垣。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塵世中人。
桓大司馬稱謝仁祖云。諸君莫輕覩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
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唐太宗作文學館。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充之。每咨以詩
書政事。號爲十八學士。又命圖立本圖像於館。以彰禮賢之典。
與其選者。時人謂登瀛州。

天寶遺事都下有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丰姿絕世偶一行
香風襲人每出則蜂蝶結隊相隨蓋慕其香也

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有女甚姿慧屬之覓婚嶠有自娶意答云
佳婿難得倘如嶠比若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殘
年何敢希汝比郗後少日報姑已覓得婚處門第頗可婿身名
宦盡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爲聘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女以手
披紗扇擊嶠首低聲含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今却果如所卜
唐白樂天有妻一名樊素口如含桃一名小蠻腰如細柳嘗有
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漢成帝后趙飛燕身最輕遂令力士托之掌中能爲舞因作燕

洲皇榭與后登之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筋擊玉醴酒醜
○見○其○極○之○妙○之○態
臨風揚袖曰仙乎仙乎若欲飛去者然上令持其裙風止裙爲
之揚因號爲留仙袿

武林名外小青禮大士詩云借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
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臨水語影云新粧竟

蓄圓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看牡丹亭記云冷雨幽窓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

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踏青云西陵芳草騎驢轉內信傳來

喚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看梅云春衫血淚

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小青才色絕世所適非人。悒鬱而死吟咏盈箱。惜俱爲妒婦。所焚此特其翠匣餘幅耳。時並憐之。周君建爲作懺詩云。雲在天涯水在瓶。梨花肌瘦對離亭。昭君遠嫁文君老。枉死人間一小青。休將薄命與天爭。絕代風流絕代名。修得來生配才子。鴛鴦枕上喚卿卿。

隋煬帝尚奢華堂殿樓觀窮極侈麗後宮美女動以數千。鳳舸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特憐之。由是爭爲長蛾行宮官吏日進供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帝每倚簾熟視移時不去復以合歡水菓賜絳仙絳仙以紅綃箋上詩稱謝帝喜謂侍後曰絳仙非惟姿容秀美觀其才調與女相如也。又爲建瓴樓樓上設

四寶帳一名散春愁一名醉忘歸一名夜合花一名延秋月常與嬪娥及絳仙輩寢處其間

薛瑤英號香兒自幼以香屑襍飲飼以唱之及長肌膚香絕姿色妙絕元載得之寵愛特甚爲之建芸香堂金絲帳却塵褥衣龍綃一襲舉之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蓋其體輕而不勝也隋煬帝所寵幸袁寶兒駿冶多態時洛陽進合歡帶迎筆花帝令持之號司女花一日謂虞世基曰寶兒雅多憨態卿試嘲之因爲詩云學書兒半未成垂肩舞袖太憨生綠憨却得君王寵常把花枝傍筆行

王仁裕集開元天寶遺事有云沉香亭前有木芍藥卽今牡丹

花一枝兩頭新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取其解意多態時與貴妃倚闌共賞之

郭順卿姿態閒雅禪劇最高劉時中嘗以黃金玉管鳳鳴鸞吟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相密偶疾思食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泰政阿魯溫屬意之一日戲曰我何如元鼎答曰泰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泰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泰政何敢望元鼎魯溫聞言一笑而罷

陳全游金陵名妓也高於詞章多有題咏盡皆前話題鞋詩

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瑣晚燒被底勾春興
醉人兒幾回輕薄醒一日與鄰妓何瓊仙同飲見雌雄雞相交
請咏之應聲云女靈禽非走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得暗地偷情
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
殺來與我下酒咏新浴云華清宴罷新浴起帶濕裙拖地單嫌
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兒輕揭啓又見一妓
就地小道咏云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
裙露出花心兒衝破碧苔痕滿地真珠灑那小娘兒不怕牆兒
外馬兒上人見後爲士夫所娶生三子皆貴顯

薛壽美麥客賈充辟爲株每聚會允女於青瑣中見而悅之托

婢達意。壽心動。潛修音問。及期往宿。踰垣而入。家人莫知。
問壽身有奇香。乃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魏武。僅得四兩。大如
雀卵。黑如桑椹。燒之一着。人衣芳氣。三月不散。充謂帝。唯賜已
及陳。壽餘無此者。因疑女與壽通。乃舉婢女考問。具以實告。
雖知而不言。遂以女妻之。

道愨集卷十三

○○○集鬚眉婦

雖具鬚眉○身列衣冠○優柔不剛○身無權家○奴被制狎○小爲
歡廟堂○削色闕閣○同看集鬚眉婦

漢成帝委政王鳳○權悉歸之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
不兩立○陛下縱不爲身計○奈宗廟社稷乎○書奏上○但嘆息悲傷
深嘉其忠義○終不能自振

蔡伯喈邕亡命江湖○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至

錄後山○其來○十五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卽應命而出○其見愛重○三日內周歷

三臺

唐山人李唐見肅宗上方抱幼女於膝。唐日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聞之。泣然泣下。然終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唐代宗在東宮時。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輔國弄權。法應受誅。朝廷作事。何不明目張膽。聲罪致討。而乃掩耳盜鈴。以賊殺之乎。何以示武於天下也。

唐文宗自甘露之變。怱怱不樂。謂李石曰。朕與卿輩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而無語。但飲醇酒。求醉而已。一日問學士尉暉曰。朕何如周赧。漢獻。晉廢。曰。陛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二王受制於強諸侯朕却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
下沾襟自是得疾不復能視朝。

宋光宗欲謀誅宦官近習懼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壽
皇妃以黃貴妃有寵圖殺之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作黃壇燈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震懼增疾遂不視朝及趙汝
愚入對往復規諫兩宮之情始通乃朝於重華宮竟日而還。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
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傾
害東林諸君子忠賢聞其書嘆曰王尚書舛媚如閹人今筆挾
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

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
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
星智多星右論德穆昌期天閻星人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
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領大章掌管錢
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煥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
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
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
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輪將

太○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驍○騎○六○將○八○員○走○探○葦○息○走○
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部○
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
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南○京○汎○地○水○軍○頭○領○八○
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
師○宇○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色○所○列○如○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鏡○謙○
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
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
錄○東○林○藉○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

兒○婚○蔽○天○不○知○適○成○其○婢○妾○之○賤○耳○身○名○俱○喪○可○不○懼○哉○雖○帶○鬚○眉○目○之○爲○婦○誰○曰○不○宜○

魏忠賢盜柄揚州知府劉鐸感憤作詩詩有陰靈國是非之句
削書於扇頭爲邏者所告逮送刑部大司寇薛貞萬曆辛丑科
進士陝西韓城人忠賢乾兒也詰鐸曰朝廷信任魏上公便如
日月中天爾收毀謗如是豈非有目無珠有胸無心者耶鐸曰
爾也鐸目無法臺之珠胸無法臺之心故不能開法臺之口罪
將奚逃貞大怒笞之二十擬鐸大辟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
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所笑乎貞答曰世之所謂鬚
眉固仕路之鬼門關也若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器致守

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子亦拙於算矣。後忠賢收貞亦半併

蘇州推官周之

張溥不相能。已而巡按劾之。變之變疑其受

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

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

南大害。必始復社。二張與錢謙益相厚。時相遂以復社嗣於

東林。爲天子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兵使者馮元殿

力爭之。其事始解。時相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而宜

與復相。思援手遊。案阮大鍼爲宣城。沈壽民保舉入京。勅揚

武陵。并及大鍼。大鍼始阻。喪宜與陳貞慧。與貴池吳應箕。因

草留部防亂。揭無錫顧杲爲首。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鍼杜

門昨舌欲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貞慧應箕舉國門廣業之
社。大畧捐中人也。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鍼以爲笑。樂馬士英
定策大鍼暴起。遂廣捐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周
儀部鑣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與蕪湖沈士柱。皆亡命。餘姚
黃宗義。與顧杲。從徐畧丞疏。逃問。而貞慧亦爲校尉。縛至鎮
撫事。雖解已瀕死。十七八矣。弘治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
一案也。

遺愁集卷十三

○○一集中樞雄

夫人名城娘子稱軍熊九截髮設堂撫膺不甘雌伏竄具雄心男兒却步豈日細君集中樞雄

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羽乃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母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王好色而亡德之興自婢子始請伏誅王悟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主

曹操既立不爲庶子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母

意○英○英○曰○魏○其○不○昌○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宜○戚○主○國○宜○懼○而○反○以○為○喜○其○何○以○久○

景○伯○為○貝○丘○令○母○崔○氏○賢○而○明○讓○有○民○婦○列○其○子○不○孝○伯○自○其○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坐○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天○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泣○涕○請○歸○然○後○聽○之○去○後○母○子○卒○以○慈○孝○聞○

周○主○禪○位○於○隋○楊○堅○稱○帝○竇○殺○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難○殺○及○襄○陽○公○主○丞○掩○其○目○曰○汝○勿○妄○言○致○滅○我○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唐太宗罷朝怒言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
廷辱我后退急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
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敢不敬賀上悅

唐徐惠妃以太宗東征高麗及繕翠微玉華等宮上疏諫其畧
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
軍又日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上
善其言

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歸其屍其母不哭曰奚奴國家何負而反
死已晚矣唐德宗聞而賢之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母謂曰願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我死○乃孝子也○從逆而我生○是戮我也○昌齡遂舉城降唐○

浙江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日○但願諸孤學問有成○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趙匡胤母杜氏聞陳橋之變○嘆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羣臣稱賀○母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何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得道○則此位可久○否則求爲匹夫○不可得○太祖曰○謹受教○

蜀主孟昶降宋○至汴卒○母李氏聞之不哭○舉酒醉曰○汝不死○

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我何生爲遂不食數日而沒

同一死耳死於汴何不死於蜀乎母之不哭良是良是然有子如此不肖可知忍死以待夫復何爲予謂母之死亦應死於蜀亡之日然以閨閣而能明曉大義國亡子喪遽爾殉節亦甚難得勿吹毛尋疵也

召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遺還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歸以告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程頤聞之曰賢哉母也遂終身不就舉

秦發卒戍邊有女子木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得

歸同成之人竟無有知其爲女者

明應天淮清橋女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弟已適人獨父業販
線香憐其孤幼無倚令爲男裝携之旅遊七年父亦死善聰卽
詭名曰張勝仍襲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
不知其爲女也約爲伙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
夜乃洩溺弘治辛亥正月僧英返南京已年二十矣乃巾帽往
見其姊姊言我無幼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
其故姊大怒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殊甚汝雖自明誰則信之
因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哭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然
須明白以表寸心其鄰有穩婆居姊密呼驗之實果處子始寔

服相持慟哭卽爲改裝越數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出見忽爲女
子矣大驚駭問始知其故快快而歸殊有所失深恨往事之愚
乃告其母母亦嗟嘆時英未室賢之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
竟歸英係無人疑乎有親鄰來勸則泣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
喧傳稱爲新聞奇事適有嚴衛聞之乃助其聘禮送縣判爲夫
婦復爲之上聞以旌其貞

善聰貞烈固是女中丈夫其姊初不肯認直至驗明始信尤
是矜行尚節立品女子不是和光同塵一輩

洪武時太祖嘗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太后聞之是日乃
茹素上問何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先生賢者妾不能救實

爲○罪○人○聊○用○持○膏○以○資○冥○福○上○悟○卽○馳○驛○赦○之○

庾友婦桓宣武弟密女也○溫旣誅庾希將及友○桓女徒號求進○
聞禁不納女厲聲叱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爾敢阻抑不聽我○
前因排闥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脚短三寸行常因人復能作○
賊否溫笑曰○胥故自急耳無傷也遂原其一門○

朱序鑿襄陽柵堅遣將苻丕率衆圍之○序母韓氏親登城審視○
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婦女預斜築城二十○
餘丈後賊攻城西北果潰乃憑新城固守得完襄陽人號爲夫○
人城○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帝兵興主居長

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第
行我自爲計毋以妾爲慮紹乃詭遁走并州主奔鄴發家貲招
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
因畧地至盤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
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
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爲娘子軍

寧化晏氏嫁福之曾姓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作晏
依山爲砦召田丁請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
勝即殺我因解藏秦悉散與之人皆感奮晏自植鼓令諸婢鳴
金賊乃退散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復以家糧助不給者拓

若爲伍互相應援賊弗敢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詔封恭人特賜冠帔復補其子爲承信郎

晏氏作用真不失爲女丈夫哉若賊至不能守家財總爲賊有何如捨之以結衆且以全活多人乎君子見其大者遠者不意婦人而能之然其贊糧足以副之其才智足以勝之耳否亦不能如是

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崔寧職屬寧妻任氏乃出家財十萬募勇敢士信宿間得千餘人設隊伍立將校手自麾兵直逼子琳子琳潰拔城去

苟崧守襄城爲杜曾所圍力務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

石覽計無從出。有少女灌年甫十三。乃率勇敢士數十人。突
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因詣覽乞師。又為然書與
荆南中郎將周訪。請兵賊聞救至。遂散走。

漢天子讀史嘗拊髀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而
奴哉。雖然。何必頌牧。誠得李侃婦晏茶人。以致守紹續女。中
寧妾以督戰。劉太妃為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洗氏為
參軍。荀崧少女為遊。使雖方行天下。不難矣。

靖康二年。長樂女中屠希光。有詩才。既適秀士董昌。遂不復
事吟咏。食貧作苦。晏如也。有郡豪方六一。聞其美。而工於詞賦。
心甚慕之。乃密使人誣昌陰致重罪。至族復佯為周旋。得輕比。

獨殺昌妻子俱免因使侍婢通慫慙強妻焉希光具知其謀
頗許密寄其孤於昌友求利刃挾以往好言致謝因請葬夫而
後成禮六一喜以禮葬昌希光偽爲色喜覽粧入室候六一至
刺之帳中立死復詐言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妻兒盡殺之滅其
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悉召村民具以故告且
曰我事畢矣將從夫於地下遂自刎死

王莽時瑯琊南海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令杖殺之母思
報冤家貨故豐乃釀醇酒買刀劔衣服少年來沽者輒賒與之
衣敝者假之不問直數年而財盡諸少年感其德相與謀償母
泣謂曰所爲厚資君者非求別報也徒以邑宰身殺我子止

殘暴久爲民害諸君肯共除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
命數千母自稱將軍引衆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爲叩頭
請免母曰吾子罪不當死爲宰在殺自古殺人者死律所當然
更兼爲害於民非一日矣又何請乎遂斬宰梟其首以祭子塚
因遂以兵屬劉盆子

觀申屠與呂姆千載之下猶烈烈有生氣使人望之而驚卽
之而畏仰之而可羨可敬女子耶丈夫哉

韓斬王夫人京口媚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於廟柱下見一
虎蹲臥鼻息灼灼然如雷鳴駭亟走出不敢聲言已而人至者
衆復往視乃一卒軀睡蹠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歸密

告母謂此卒定非常人遂至家爲具酒食下夜盡歡資以金帛
結爲夫婦後高宗中興立奇功稱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
遜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追之不及夫人疏言
世忠失機縱敵有悞國事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明謝天瑞高王母李氏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皆無恙未幾
伯以縣通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因道所以李
以歲云暮矣而不能脫凡於獄何顏稱丈夫乎爲問所通幾何
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當亟出之高王父曰需新歲矣將母爲
新婦容耶李大怒取而蹂踐之誓不以飾家人敬服因爲完課
遂得釋歸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盜奄至以金幣列岸上
賊不取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因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也
骨肉相顧莫知所出女欣然請行曰一無所害我始願從賊吳
不犯具小舟挾之去謂曰君雖為盜得無所居與親屬乎吾亦
冠族也既為汝婦豈可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止所一會親族以
純好逮予願足矣賊首肯復指借來二婢云公既以偷為名此
婢不應留曷若歸我舟賊既悅其貌美又聞其言正而且順遂
敢婢去女即赴水死

此女有成竹在胸故能猝然相遇了無怖畏亦無係戀妙在
全其舉家奇矣又妙在并全二婢更奇第使其父母何以為

情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情弱葛爲善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借葛往明年瑾病踰時而庫中所貯銀尚數千會鄰境因饑致亂聚徒來劫縣固無城郭賊粹至薄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丁力拒兩門乃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於汚池中而着瑾冠帶升堂以候賊賊至陽爲好言以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銀珥衣服諸物與賊感謝而去不知其陰以表識卒差人以物色捕致之自此不復敢犯

明末李自成入大內宮人費氏年甫十六投簪非不得死賊鈞出之見其姿容甚美爭相奪費給云我長公主也不得無禮須

告汝主賊擁見自成令內官審視非是以賞部校羅賊費復給
日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必將軍爲之擇吉成禮死生惟命
賊喜置酒極歡費顧勸其盡醉因懷利刃立斷其喉遂自刎死
自成義之命收葬焉

明嘉靖時夔江有孫太學者與京妓趙春兒善誓相嫁娶爲之
傾囊無何孫婦喪家益貧妓聞之爲召孫飲與申前盟以身委
焉孫素不善治產所携簪珥不久盡費妓日夜勤辟糲以供餽
粥如是數年孫已老成悔過選期將及自傷無賞中夜私泣妓
全是經濟審其誠故令通告親朋求貸累日一無所遇孫益愧悔乃於日
坐辭績處使孫掘地得千金皆昔日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

尉後遷按察司經歷。宦橐稍豐。遂勸孫乞休。歸養。共享小康。以終其身。

劉憲遠至晉陽。議敘民財以賞軍士。夫人李氏曰。陛下因河東創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復厚人。必無怨心。從之。中外大悅。

姚廣孝初祝髮。姊戒之曰。汝既爲僧。當發慈心。及聞預靖難。嘆息曰。佛本慈悲。當如是耶。及爲少師。還吳。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到寒家。不納。廣孝不得已。乃易僧服。進謁。姊堅不肯出家。人咸勸之。強出立中堂。廣孝連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

耶幾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言畢還內遂不復見

李克用困上元驛左右有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夫人夫

何○牙○智○等

人神色不動聲言其誑命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惶遽歸

告家人曰人心洶洶如此將奈之何姊方在厨下治麪卽引麪

杖擊其肩逐之曰大丈夫臨事可男○妻○妾○淫○決○計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恐怖

婦女何爲耶太祖嘿悟慨然而出

王經少苦貧仕至二千石母曰汝本寒家子今至二千石此可

以止乎經不能從爲魏尚書及曹髦被難并誅經因泣謂母曰

不遵母勅以至今日愧恨老母矣母顏色不變了無憾憾容笑

曰人誰不死向所以止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今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以此卒命何負我耶

豫章謝小娥年十四嫁溧陽段氏二姓同舟貿易江湖一日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小娥亦傷腦亟自投河漂流水中爲他船救而起轉饑乞食至江寧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夢父語曰殺父者車中猿東門草夫日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醒不能解常書其語求智者辨之至元和八年李公佐泊舟建業登瓦官寺僧爲述其語李沉思良久忽悟召小娥曰車中猿猿爲申車去兩頭申字在中東門草門內着東加上草頭禾中走乃牙田而過一日夫一夫加日殺汝父者乃申闕殺汝夫者乃申春也

小蛾泣謝密書之衷衣誓訪二賊以復寃遂更男衣請保江州
間至潯陽郡遇召傭者應焉問其主卽申蘭也小蛾駭異心雖
憤恨貌愈恭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靡不
委托每見已舟中之物未嘗不暗泣蘭弟春家江北獨樹蒲一
日忽携大鯉及酒夕詣蘭室羣賊畢至歡呼酣飲諸克旣去
沉醉臥於室內蘭卽酣寢於庭小蛾乃潛鎖春於戶抽刀先
蘭首呼號鄰人一時並至相與縛春獲賊萬計一併解官餘
數人亦已默記其名悉懇擒戮太守張公嘉其節孝免議釋歸
小蛾因大誓已雪竟剪髮爲尼以終

孟昶妻周氏昶弟曠妻其從妹也家並豐財初桓玄常推重昶

而劉適毀之。景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景定謀。景欲散家
資以克軍食。謂妻曰。劉適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高作
賊。以雪我憤。卿幸蚤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
母在堂。欲建非常。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
家。義無歸志也。景愴然起。周追景坐。語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
人者。不過欲得財以佐餉耳。因舉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
當不惜。况資財乎。遂托以他用。傾貨給之。將及起事。又說頗妻
共出衣飾。悉以付景。而家人咸莫之知。

明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嚴相國。當得罪。請保。安丞時德制楊
順。巡撫路楷。皆嚴各受世蕃指合。策除鍊。乃捕。曰。適。鍊名。

入籍論斬沒其家并取其二子杖殺之復移文幾德送公
名襄字小霞至則掠治困急且死會順增其被勒逮治襄得來
減問戍止與一愛妾赴戍所中道又聞嚴氏將使解役謀殺之
襄驚懼欲逃而顧愛妾不能割妾已會意謂曰君身沈氏宗兆
所係第去勿憂我自有處襄乃給押者言城中有家某負我
金索可得以佐路費押者既利其賞又恃妾在不疑縱之往久
不返急往詢云未嘗至復返叩妾妾持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
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不返必汝受嚴氏指戕殺吾夫觀者如
市不能剖訴於監司亦疑嚴氏真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
尼菴立限責押者踪緝久之不得屢受杖責無可奈何反哀懇

於妾云。裏實自鼠。毋在我。因以間逸去。後嚴氏敗。裏始出。訟克詔捕。順措抵罪。因復得與妾相聚。一時盛稱其事。楚人江進之。益科深嘉其賢。爲作沈小霞妾傳。以誌其美。

沈小霞之逃。實妾指使其逃也。有三善焉。一則沈氏宗祧有繼。一則留此身以有待。一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縱然有志從死。有何出頭。况喻之使去。其胸中已有成算。可以活其夫。并可以全其身。又逆料嚴氏橫恣。至惡貫滿盈。決有翻身日子。何等見識。何等作用。令人起敬起畏。

明萬曆中有邑宰。坐事繫獄。久不得雪。自分必死。而傷無礙。乃破產營室。置妾於近處。原略與陰出入焉。有任不肖竊其質。

入賭博場爲邏卒所疑窮詰之因盡吐實引以潛歸宰其妻
對食中堂猝至大驚夫著妾急起迎曰翁臆薄無相逼爾曹與
翁素有隙耶日無之日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掌弟隨
我行當以飽汝而目送翁俾逸去邏者顧婦貌美而言甘乃留
一人守宰而羣尾入房妾指臥牀曰金在其巔携一小梯而登
衆自下調詭殊不爲怒笑聲達外須臾捧一匣下發之多金妾
曰未也再有巨箱大鐵寶焉衆爭攫金數聲愈聞守者急欲分
金弗能忍足不覺其前宰遂乘間逸衆懷金既屢出視失宰惶
懼欲走妾乃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劫金賊在衆奮拳齊毆
妾抵死不釋喊聲愈厲因動行人疾入覘衆始竄止獲其一并

妾所持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羣兒淫食狀并其所失膏產
毀數嚴刑拷鞠二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借
在懷但以犯官私出爲辭妾請御史遣人驗視獄中則宰故在
焉衆語塞乃委罪於其侄潘怒并收其侄悉斃之杖下妾取故
金歸籍數以報宰終爲殿所傷病數日而卒

可憐宰何以爲情

大快人心

爲衆辱而不怒捨多金而不吝被羣毆而不顧彼已有成見
於胸中失却宰則由其圖賴所以一見邏卒即便起迎且其
過爲調笑正欲借此以鼓動守者之欲俾其貪金捨宰而前
也衷心慧智頃刻生成但不知一弱婦人猝然臨事何以有
如許作畧豈非聰明機巧出於性生耶若使其得時而爲未

必不成絕大事業。惜乎爲彼小益，且又淹沒而死，各不計得。紅顏薄命，良可惜也。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脫者。詐言祀喚，卽行無禮。時有典籤崔簡妻鄭氏初至，王聞其美，遣使喚焉。欲不去，則懼威欲去，恐被辱，計無所出。鄭曰：「弟往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內，卽欲逼之。鄭大叫曰：「大王豈作是事！」必家奴假冒王名耳。致隻履擊破王頭，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故每日恭候，不敢離門。後王出坐，簡向前謝。王益自愧，乃悉出諸官之妻，自是永不復喚。先經被喚留內者，莫不含羞。

崇禎辛未七月，流賊趙四兒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北有竇莊。

乃故張忠烈銓之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壻
爲堡甚堅至是賊來犯莊五典與銓已死子道濬道澤俱官京
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少子道澄曰避賊
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
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悉○力○守○禦○賊○至○環○攻○之○壻
中○矢○石○并○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出○避○山○谷○者○多○遇○賊○淫
殺○惟○張○氏○宗○族○獨○全○冀○此○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曰寇至
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
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若輩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

與竭○力○死○守○衆○皆○泣○許○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乃○自○炊○以○享○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爲○威○徒○失○和○好○無○益○也○會○侃○中○流○矢○退○還○妻○怒○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遽○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